

Y760/30

宁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宁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1986年1月

编 辑

沙万川 周凤玉

审 稿

台登春 金殿生 李 信 特木钦

施孟和 白玉堂 刘志阁 胡世秀

陈照庆 吴殿珍 吴以正 徐 珠

孙明强 白振明 蹇国安 毕荣华

王维新 刘青元

宁城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中 人 民 政 治 协 商 会 议

编辑：宁城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 * *

印刷：内蒙宁城县印刷厂

开本：850×168 1/32 字数8万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册

《宁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目 录

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忆爱国民主人士韩祐庵先生·····	张立文(1)
回忆韩祐庵先生·····	张一字(8)
贺仲一·····	沙万川(13)
英雄少年——丙丁火·····	王维新(17)
三区队部分干部战士跳崖小记·····	鞞国安(19)
拔谢杖子据点·····	鞞国安(21)
袭击三座店鸦片组合····· 靳春田	王维新(23)
青山埋忠骨 浩气存人间·····	王维新(26)
中央访问团访问宁城县抗日根据地·····	编 辑(29)
日寇在宁城制造的“无人区”····· 胡世秀	周凤玉(32)
白 云 梯·····	沙万川(46)
李 培 国·····	沙万川(54)
梁殿英其人·····	刘 泽(58)
张 贵 荣·····	鞞国安(61)
金丹道教在宁城·····	沙万川(63)
一起假农会惨杀贫农的事件·····	周国和(67)
宁城的三座古城遗址····· 马俊良 吴殿珍	周凤玉(70)
陪嫁牡丹·····	吴殿珍(78)
大明城里的石佛寺·····	马俊良(80)
大城子法轮寺·····	沙万川(85)

打虎石水库简介·····	沙万川(87)
宁城县的热水温泉·····	沙万川(90)
宁城县历史沿革·····	县志办(93)
清末民初的“嘎县”·····	县志办(101)
热河蒙旗制度(日人作)·····	白玉昆译(103)

补白

恭和御制《题大宁塔寺》原韵·····	清·汪由敦(7)
经喀喇沁·····	清·爱新觉罗·玄烨(18)
土河诗·····	宋·苏颂(62)
大宁城览古·····	清·爱新觉罗·弘历(89)
过蒙古诸部(辛酉)·····	清·爱新觉罗·玄烨(102)

忆爱国民主人士韩祐庵先生

张立文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期间，在我党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不少有爱国心、有正义感的党外民主人士先后加入革命队伍。他们经历了残酷的对敌斗争的磨砺和考验，最终成为我党的忠实可靠的朋友。韩祐庵先生就是这些党外爱国民主人士中的一位。在抗日战争最残酷的年代，以及解放战争初期蒋军大举进犯我热河解放区的艰辛岁月里，韩祐庵先生冒着身家性命危险，执著地追求光明，在我党领导下，和广大革命群众并肩战斗，为塞外原热河省承（德）平（泉）宁（城）赤（峰）地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韩祐庵先生，名淳，号卓然，宁城县大明平房村人（即位满喀喇沁中旗马占城子村平房人），生于一八九九年农历一月四日。学生时代就读于原热河省承德中学。毕业后，当过职员、小学教师、喀喇沁中旗财政局长等。

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韩先生耳闻目睹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凶残横暴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深为之愤慨。一九三三年热河省沦陷于日本强盗铁蹄之下，韩先生坚持民族气节，弃职还乡隐居。当时，他的一些旧友同事曾多次登门，诱劝他出来为日本人做事，他均一言相拒：“我是中国人！”

一九四二年，在党的指示下，我冀东区八路军派出部分部队挥师北上，越过敌人重兵防守的长城，在关外承平宁一带开辟了新的敌后抗日游击区。我党和八路军的活动，给身受亡国之痛，饱经忧患的关外广大人民群众带来希望。党的影响，在各阶层人士中迅速扩大。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如大旱之望云霓，热切渴望

投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和压迫的战斗。韩祐庵先生当时已在家隐居多年，听到这些消息，心里更是激动万分。

一九四二年春，在我党地下工作者金荣九和张一字同志的指示下，已被我党秘密争取后弃职隐居的原喀喇沁中旗黄土梁子伪警察署署长齐子珍（蒙族）出面活动和介绍，韩祐庵先生担任了本村日伪协和会会长，开始参加地下抗日活动，成为我党的秘密情报员。

此后，在地下党员的领导下，韩祐庵先生以日伪人员的合法身份周旋于敌人之间，广泛地收集有关天义、平泉、宁城等地的日伪军活动的军事情报。然后把这些情报转送给前来接头的交通员或承平宁联合县的地方干部。这些重要情报，使我抗日政权的地方干部和附近活动的抗日部队准确地掌握了敌人的活动规律和动向，避开日寇锋芒，在敌人势力较薄弱的地方扩大了抗日游击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

当时，我冀东军区八路军三区队和组建不久的承平宁联合县地方干部经常在韩祐庵先生管辖的村子四周活动，有时甚至隐蔽在韩先生家中。这时，韩先生总是热情地为我们安排食宿，警惕地监视敌人的动静。可以说，他的活动，有力地配合与协助了我抗日武装与地下抗日政权的工作。

一九四二年底，韩先生的长子韩炬（原名韩毓桐）毕业于伪满吉林师范大学，入黑山女子国高担任教员，在韩先生的影响下，韩炬同志也走上抗日道路，经我地下工作者介绍，打入沈阳警护队司令部，成为我地下情报人员，并于解放后不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四四年，韩祐庵先生被委任为日伪村长。不久，为了打击日伪军和筹集生活物资，我三区队做出攻打敌人塞外重要据点宁城（小城子）的决定，行动之前，部队秘密潜往韩先生管辖的哈尔脑、章京营子一带隐蔽集结，韩先生受命收集情报。在很短的

时间里，他详细收集了锦州、天义、平泉、八里罕等地日伪驻军及讨伐队的情报，并摸清了宁城据点内敌人兵力布防情况。一天深夜，韩先生不顾生命危险，亲自前往三区队驻地，向区队队长高桥同志和政委黄云同志当面汇报。依据这些情报，我三区队领导认真制订了周密的作战方案。

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按照作战计划，三区队主力和区游击队绕过敌人岗哨，悄悄潜进宁城，从四面包围了伪警察署。一声号令之后，大队一齐开火。龟缩在据点内的敌人不明虚实，惊恐万状，不敢迈出大门半步，只是盲目地向四周射击。趁着敌人被打得晕头转向的时候，三区队战士迅速缴除了散守在据点之外的敌伪军警人员的枪支。同时，打开日伪大满号（收储鸦片的组合）和敌人的兴农合作社（日伪商业专营机构），把缴获的东西鞋袜、生活日用品、伪币等物资全部运出宁城，分别选定地点隐蔽起来。其中有一批物资就藏在韩先生家后院。

这次战斗，歼灭了敌人部分有生力量，有效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凶焰，并缴获了大批物资，解决了部队生活上的困难。由于情报准确、计划得当、行动迅速，我方几乎没有受到损失。为此，三区队受到冀察晋军区的通令表彰。

“宁城行动”后，日伪军曾多次出动，搜查被我缴获物资的下落，韩先生巧妙地应付过敌人的搜索，把这些战利品妥善保存起来。抗战胜利后，又一交还给人民政府。

在韩祐庵先生等人的秘密协助与配合下，至一九四五年初夏，我承平宁联合县地方抗日政权的工作有了很大进展，活动范围越来越广。不久，又向北开辟和建立了宁（城）赤（峰）联合县。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八月十八日，我宁赤联合县干部与入境苏联红军会合，正式以联合县名义公开工作。韩先生也公开了自己的身份，加入我们的行列。

为了迎接八路军主力出关，我们和韩先生协商决定，首先接

收了日伪马占城子村据点，并把接收的粮食、布匹和日用物资全部分给附近几十个村庄的贫苦百姓，以解当地群众生活之急。同时，把接收的枪支弹药分入各甲暂时封存保管，把据点内的敌伪军警人员和自卫团如数解散，遣返回乡。由于韩先生在担任日伪马占城子村长的过程中，一面积极为我们工作，一面为当地人民做了不少好事，在四乡群众中很有声望。他的出面配合使我们的接收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我宁赤联合县仅以五名干部，在一天时间内就处理完全部接收事宜。

次日，我们又到大明城后，带领当地群众，打开榆树林子伪村长、作恶多端的大地主陶玉璞家，把陶家的粮食、物资全部分给乡亲们。这些粮食和物资，对缓解当时的饥荒起了很大作用。分到粮食和物资的农民们，亲身感受到党的关怀，亲眼看到我军、我地方干部廉洁、朴素、不动群众一针一线的优良作风，齐声称赞我党的政策、感谢党的再生之恩。这些事情很快在周围农村流传开来，扩大了我党在宁城、赤峰一带的政治影响。

八月下旬，韩祐庵先生随我们前往赤峰，协助我们着手进行赤峰市的接收工作。

在这期间，热河境内已全部解放。热河省委、省政府业已宣布成立。全省人民无不为之感到欢欣鼓舞。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热河省召开全省人民代表大会，正式选出省政府领导成员。李运昌同志（原冀热辽军区司令员兼政委）担任了热河省主席，李子光、杨雨民同志担任了省政府副主席。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韩祐庵先生也被推选为省政府委员，出任热河省实业厅厅长，参加了省政府工商业的领导工作。更为难能可贵的是，韩先生在党的启迪教育下日臻成熟，不仅自己投身于人民的解放事业，而且鼓励和引导他的子女亲属相继走上革命道路，并先后成长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队员。

新生的人民政权使敌人又恨又怕。八年抗战中抗日无方、投

降有术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扶植下调动数十万重兵，气势汹汹地扑向我东北和热河解放区，妄图吞占人民的抗战胜利果实。

一九四六年元月，国民党十三军、九十三军无视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令，悍然北上，抢占了我热南一带和热中平泉、凌源等地。一九四六年夏，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撕毁“双十”协定，国民党军队继而侵占我热河省会承德市。遵照我党“不计一城一地得失，保存革命有生力量”的战略方针，我热河省委、省政府机关和冀热辽军区主动实施战略转移，北上迁往林西一带。

在生死存亡之际，在大是大非面前，韩祐庵先生毅然作出选择，带领全家随同我省政府北迁。这一选择成为韩祐庵先生政治生命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充分说明他对我党的信赖和热爱，也显示了他决心一生跟共产党走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可以说，从此韩祐庵先生成为我党忠实可靠的朋友。

热河省政府迁至林西后，韩先生受命调任教育厅厅长，在国民党反动派猖狂进攻解放区的艰难岁月中，在黑云压城的日子里，无论条件如何恶劣、时局怎样凶险，韩先生毫无怨言、毫不动摇，一如即往扎扎实实、兢兢业业地为党和人民的教育事业辛勤工作，生活虽苦，却甘之如饴。

一九四七年，热河省敌我相峙阶段已近尾声。我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和地方武装开始主动出击反攻，收复被蒋军侵占的城市和铁路沿线的据点。不久，除热南少数城镇外，热河省内大部分地区重获解放。在解放区农村，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随之开始。鉴于韩先生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期间的表现和贡献，为了使他免受土改运动的冲击，省委、省政府领导同志决定把韩祐庵先生调往省酒业公司担任经理工作（地点在宁城附近的建平县奎德苏）。赤峰市二次解放后，韩先生又被调往赤峰酒业公司。对于职务上的变化，他并没感到委屈和不满，每到新的工作岗位，总是立

刻一头扑在工作上，认真学习管理业务，熟悉情况，一丝不苟地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

一九五三年仲秋，省领导同志决定把韩祐庵先生调回省政府，准备安排到省政协工作。韩祐庵先生再度告别赤峰，不料，这一次竟是终生永诀。

一九五四年五月，韩祐庵先生正在省政府招待所等待分配工作，不幸因脑溢血病故，时年五十四岁。就在逝世前不久，韩先生还在渴望能为人民多做一点事情，为党多干一些工作。他的逝世，使我党失去一位可靠的战友。

韩祐庵先生一生为人正直坦率、诚恳热情。他轻名利、淡荣辱、薄得失，使与之共同工作过的同志没齿难忘。记得他在省政府酒业公司工作时，曾有人动员他申请入党，他认为自己不够条件，便真诚地告诉对方，甘愿在党的领导下多做工作，做好工作，哪怕是做一名党外民主人士，也要全心全意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努力奋斗。此后在政界时，他虽已为党和人民做出许多贡献，却绝不居功自恃，率先把家中多余的田地、房屋和财物交给贫下中农，并且按人口分得房屋和土地。后来，他自上而下，调往赤峰酒业公司工作，却没有一句怨言，工作起来仍旧认真负责，勤勤恳恳，做为一位党外人士，这些品质是极为可贵的，又是十分令人敬佩的。

韩祐庵先生青年时代不肯折义辱节，力拒日伪政权的威逼诱惑，不失为一位可贵的爱国主义志士；中年之后不息地追求光明，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为党和人民，为民族解放大业工作和战斗，又成长为我党的诤友，人民的一员。尤其令人称道的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势力还十分强大的时候，韩先生不仅自己毅然投身革命，还把自己的子女全部引上革命道路，在当地七层人士中，唯此一家。对韩先生说来，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解放后和平的日子里，他都无愧于自己的一生，更无愧于子孙后代。

韩祐庵先生一生完成的转变，除了应归之于他本身浓厚的爱国主义正气和进步思想之外，更应该归之于我党统一战线政策对他所产生的重要而关键的影响。是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使韩祐庵先生从一名有正义感、有爱国心的旧知识分子，终于变成一位对祖国、对党做出应有贡献的有益于人民的人。

1985年9月

恭和御制《题大宁塔寺》原韵^①

清·汪由敦

大宁城废名徒存，剩峙孤塔临荒原。
疑有梵筵开舍卫，空传词赋说梁园。
舍利金刚纵灵异，难镇燕都天子气。
北顾全无拊背忧，南下方知翻手易。
踊来多宝定先知，曾见潜师唐卷时。
替戾秃当铃自语，长江高阁重畴咨。^②
珠帘碧瓦早沉消，宿莽烟悰影动摇。
耕牛牧马归残垒，可识升平岁月遥。
六龙东指时躋陟，清晓阳乌才转翼。
云来云去乍迷离，路隔空濛近城北。
亭亭可望不可登，颯颯飞檐垒几层。
驻马踟蹰无片碣，欲问谁建何由能。
龙沙卓立几经秋，尔日忻遭圣藻留。
广漠野 逍遥游，凭眺应销万古愁。
职贡而今此置邮

注：①爱新觉罗·弘历《题大宁塔寺》诗，见《宁城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27页。

②指宁王后改封南昌。

回忆韩祐庵先生

张 一 宇

原热河省著名民主人士韩祐庵先生，在抗战的艰苦年代走上革命道路，经波折而不动摇，是一位坚强的革命同盟者。他走上革命道路，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胜利。

（一）家 庭 身 世

韩先生，1899年阴历正月初四生于热河省宁城县土围子平房村。家庭是地主。在旧中国热河省承德中学毕业后，曾在热河省政府、平泉县政府任小职员。平泉宁城分县后，任宁城县政府财政局长。在任财政局长期间，从政清廉。当时财政局大门口写一对联：

“财取诸民而用于民，财才恒足矣；政率以正孰敢不正，即政莫大焉。”由于得罪豪绅地主，被排挤调任县粮秣委员会委员长（闲散职务）。“九、一八”事变后，日军1928年侵占热河省，韩先生坚决不为日军效力，在家闲居。他，一不会种田，二不会经营家务，家里一切经营指挥，由他父亲和二弟负责。他在家读书、

写字、作诗、烧香、养花、种菜和清扫客房。他家特别腾出三间房子做为客房，经常有人来往，每日吃饭、住宿者很多，无论富贵贫贱均能应对酬答，颇有孟尝之风。在他交往的人中，对知识分子有着特殊的感情。如庄河县的杨文礼，是一个穷困的小学教员，他待之如兄弟，帮助成家并让以房屋。当过小职员的单启民（辽阳县人）失业落魄，常住其家。韩家地处东西交通国道，在叶赤线未修通前，建平县的杜镇是一个商品土产集散地；叶赤铁路通车后天义又成了货物集散中心。宁城西部去杜镇和天义经

要经过平房。有些人就慕名而来，这也是他交往广的一个原因。

（二）我们的结识

我祖居锦州，堂兄张占一，旧中国时到一肯中开小杂货铺。我1934年到张占一家养病、自学、帮助卖货。1935年秋韩先生到一肯中赶集，我认识了他。以后，我去他家拜访，互谈身世。他对我1931年曾参加辽吉黑民众后援会运输处，支援过长城抗战和抗日同盟军，1935年夏又去北平找抗日出路表示钦佩；我对他不给日本人做事深表敬慕。这样，我们二人很快就结成忘年交。当时他已经36岁，我才19岁。我们在政治上都很幼稚，孤陋寡闻，但都有一个朴素的民族主义感情——不满日伪统治。都相信日本人长不了。1935年至1942年我经常到他家去做客，找抗日出路是我们的共同话题。1939年他很支持我到北满找红军（抗联），三年时间没找到。这时我党我军已越过长城，深入热南开辟地区，并越过锦承路，向热中发展。

（三）走上革命路，矢志不渝

1942年，我在锦州与太行区派来的党的地下工作者金荣九同志（我的同乡、同学）见面并参加了革命。金是1937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有抗日斗争知识和经验；我人熟地熟，我俩的优势结合在一起积极工作起来。当时的任务之一是到宁城西大山（七老图山脉）找八路军，就近取得领导。1942年12月，我和金荣九到韩先生家。他从此知道我参加革命，又带来八路军老干部，非常高兴，表示全力支持。从此他成为我们在宁城的重要地下关系。为了让我上西大山合法化，他发给我一个马占城子协和会常务员的身份证（韩是协和会长）。这样，我就以租种大烟为名去西大山（当时很多山外人去山里租大烟地）。1943年8月我和金荣九在承德县的小箭场沟见到冀东军分区第三区队政委黄云（杨雨民）、

区队长高桥。金荣九的党组织关系从太行区转到冀东。这时，我们就在黄、高的直接领导下工作。当我们汇报韩先生情况时，三区队领导很重视这个人物。当我把韩先生的一首诗抄给他们时，黄云一再朗诵。这首诗我现在还记忆犹新，是一首《七律》：“屣起多闲要自劳，焚香扫地亦风骚。一身无事真潇洒，万物莫贪重节操。夺志金钱应早避，驱人名利需先逃。蒔花种菜求生计，适意从来气自豪。”黄云说，见其诗如见其人，是陕甘宁边区李鼎铭式的人物。我们应让他很好地发挥作用，搞好上层统战工作。

我们仍被派回从事地下工作。我们把找到八路军的情况告知韩先生，他高兴极了！他建议部队应下山到丘陵、平原地区活动，以振奋人心，扩大政治影响。此后，三区队领导同志接受韩先生建议，把游击队扩大到老哈河流域、叶赤线广大地区，并在这个地区建立几个区级党政组织和一些村级政权，还建立个别村支部。我部队、地方工作有了新的发展，地下工作有了新的突破。1942年冬，我们先后把韩家及天义车站兴顺成皮毛铺建为地下点，接着把叶占一等人家，也建为据点。1943年9月，在三十家子（二龙车站）又建立一个据点（鞋铺），由韩先生租的房子，我们筹集两千元伪满币，韩先生安排监理安跃籍、经理张良佑，到韩先生家领东西取款。他以东家身份进行招待，并要求他们把鞋铺办好。以后，鞋铺对供给三区队穿鞋做出了贡献。1944年农历正月，奔袭宁城（小城子）前，我们把三百多双鞋运到韩先生家，由韩派人用两匹骡马送到哈尔脑王泽普家，转给黄云、高桥率领的部队。指战员们穿上新鞋，对胜利攻克宁城也有一定的作用。

在奔袭宁城（小城子）后，敌伪疯狂地对我军进行讨伐，高桥同志不幸牺牲，同时在地方上搜捕区村干部和地工人员，我军化整为零迂迴撤离，韩先生也担了很大风险。在此期间，韩先生对承平宁办事处的民政科长（亦即后来宁赤办事处主任）张立文及其他坚持在本地区活动的同志进行了掩护，使他们安全无恙迎

接苏蒙联军的到来，胜利地完成了他们的抗战任务。

在解放战争时期，阶级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也触及了韩先生家的利益，但他一直跟党走革命道路，愉快地服从党的安排，把自己子女送到革命队伍。

1945年10月末，热河省在承德市召开人民代表会议，韩先生同另几位民主人士被选为省人民代表，安排为厅长或付厅长。韩先生任实业厅长，会后即到职工作，和党员付厅长及其他干部关系很协调，积极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当时面临内战即将爆发的形势，加上盲目正统观念，有些人动摇了，民主人士也不例外。新安排的民政厅长庞松坡、财政厅厅长宋履谦在省人民代表会之后就未到职，教育厅长、付厅长曾到职工作，后因形势紧张而离去。而韩先生跟随我省政府逃出承德经历艰险转移到林西，改任为付厅长。1947年春我军反攻收复赤峰，省政府迁煤窑五家办公，韩先生继续任教育厅长。1947年冬，土地改革普遍展开，韩先生曾为酒业公司（建平县奎德素烧锅）经理。这对韩先生在政治上是一次大的冲击，但他心情平静，处之泰然，仍然勤勤恳恳地从事具体的经济工作。全国解放后，迁赤峰制酒厂，直到1952年调离。

韩先生的长子韩毓制（韩珏，在兵器工业部），抗战时参加了革命，被派遣到伪满奉天（沈阳）铁路警护队总监部长处当密探，搜集情报；次子韩毓楠（韩辉，武汉军区政治部），在土改时参加革命，随军进关；女儿韩毓华（韩烨，锦州冶金厂），1948年仅15岁，也走上革命道路。韩先生的这些儿女都是共产党员，为了解放军的建设和地方工作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从1947年到1953年秋，韩先生一直从事酒业，从无不满表示，且充满喜悦情绪。他在1952年寄给我和金荣九同志的信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出他的胸怀：“我自1947年迈入企业部门，一直到现在，依然故我，毫无进步，每思‘为人民服务’一语，不禁又高兴万分，所以我始终处于乐境，唯有目睹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以符我的急进心愿。”

韩先生1953年秋调省待分配，住省政府干部招待所，1954年5月9日给我来信谈到：“我的工作仍无分配消息，还是在招待所赋闲，一无所事，每日唯有看书读报是我的营业。再有身体颇健，饮食增加，犹可告慰知己耳。”韩先生当时55岁，身体健康，闲得发急。信后，于5月31日患脑溢血，不幸突然逝世，使知己者悲伤。他的逝世对革命事业是个损失。象韩先生这样的人，当时在热河省是少有的上层爱国人士，如果我们能正确执行党的统战政策，就可以更好地发挥其作用。历史的经验值得借鉴。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热河工作三年，对热河党组织在执行统战政策上、在土改等运动中，“左”的指导思想，是身临其境的。在当时的政治气候下，没办法不接受、不执行，每忆及此，深感不安！今撰此文，以弥补过愆和损失。

一九八五年十一月